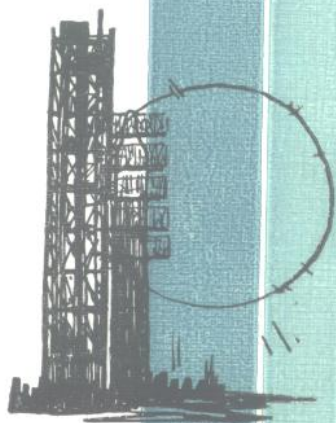


探索细胞奥秘的人

草 明 著



探索细胞奥秘的人

草 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33601

探索细胞奥秘的人

草明 著

责任编辑：平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3,000 印张：5.875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10109·1900

定价：(平装)0.77元 (简易精装)0.84元

目 录

垫脚石	1
一天	4
开到南京去	13
光荣的道路	
——祝新中国女火车司机的诞生	17
寄几位青年女工	25
老英雄坚守在高炉上	32
穆桂英大破齿轮关	40
光辉的名字鼓舞着她们	44
记一个女工	49
挺身抢险	54
永不知足的人	59
有志不在年高	81
探索细胞奥秘的人	93
苦行者的脚印	105
奔向二十一世纪	119

毛主席的教导永记不忘	130
伟大的先驱者	137
英明的预见	143
杀不了	
——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	148
忆东平	150
悼波儿	154
忆柳青	159
忆季愚	163
忆牧良	166
不知疲倦的战士	171
岚山	177
一衣带水两岸情	182

垫脚石

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我和同伴们从兰家坪往南门外参加纪念会，经过三年前被炸毁的延安旧城的时候，一位同伴叹息着：

“三八年这儿多热闹啊！”

的确，这些断墙残壁，每一次都会重新引起人们的惨痛和愤怒的记忆。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敌人的残暴行为的痕迹，是在去年二月间初到延安的时候，往后每一次到南门外，都看见那一堆一堆的倒塌的土墙和碎砖。现在那一位同伴的话，又促使我过细注意这儿一次。

从这些被破坏的高低不等的墙脚，可以看得见往日密密地挤着的房屋的形状，更可以看见往日街市的繁华。

“为什么这些墙根总倒不了呢？”我自己问自己。

我想起广州、韶关、长沙、贵阳、重庆这些城市的被日寇的大轰炸来了。那些受过灾难的城

市的被炸的区域，也残留下无数被破坏的高低不齐的墙脚。——自然，那些墙脚有白麻石的、大理石的、青砖的和三合土的。我又想起我们乡下那些蠓壳墙和土墙来；无论水灾和风暴，那些墙根总不让水冲跑，不让风吹倒的。

“看医生要看药方，看房子要看墙脚。”这一句俗话的下半截的意思是说明房子的好坏要看垫脚石坚固与否。即使是蠓壳墙，基脚的部分同样也要打得坚固一些的吧！

垫脚石，是一座建筑物依赖它以支持整体，并度过长年风雨的剥蚀和各种自然与人为的侵害的。它经得起重力的压迫，经得起考验，耐得着沉寂。往往上层垮下来的时候，它仍旧露出坚决的倔强而结实的面目。

我想着这个问题，一直到大会开始。给殉国战士与左权同志默念三分钟之后，我联想起那无数的一个一个地为革命、为民族解放战争光荣牺牲的战士，他们好比是一座“大建筑物”——民族解放事业里的一块一块的垫脚石，左权同志是其中重要的一块。无疑的，李大钊、彭湃、邓中夏……他们的坚决和牺牲，给人民大众建立了无限的功勋，替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事业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他们把我们引向胜利和光明，他们给我们以许多激励和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楷

模了。

我的一位从事革命艺术工作的朋友，把他的事业象征为金字塔，并决心为建筑这塔的基脚而赋与最大的努力。这个朴素的志愿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自然，一座亭、一座楼、一座塔，除了垫脚石之外，还须要许多砖、琉璃瓦、木料，甚至颜料和小铜铃等等装饰品。

我们民族革命事业，在世界上将是一座伟大、不朽而崭新的金字塔。这一座塔的垫脚石将是我们革命队伍里各项工作、各个部门的忠诚而努力的战士们。

我宁愿当一块容易被人忽视的垫脚石，也不愿做一个塔尖上或飞檐上的临风招展的叮叮当当的小铜铃。这是我的奋斗目标。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于延安

一 天

清早，火车头在我们住室前后的岔道上倒来倒去。火车头的烟囱有时象一匹调情的猫似地、闷着嗓门吱吱地叫，有时，却又生了气似地突然吼号起来。我被这熟悉的声音弄醒了。

刚洗过脸，一位老工友领了他的女儿摸上我的门来，要求我介绍她职业。十七岁的大姑娘了，看来还象十一二岁的孩子那么矮小。看着我略现惊奇的表情，他就带着不愉快的声调说：

“有啥法，她当长的时候，连糠皮也吃不上。国民党那时代，一个月拿个四五十斤高粱米，七口人哪能够吃？她没饿死，总算她有福气，瞅见了这个新国家。”

给她登了记，问了一会，我就让她先回家去。

通知了文艺小组今天下午职工活动时间内开文艺小组座谈会之后，我又到工会处理了几件事情，才算抽出身子来去参加厂务会议。

文艺小组座谈会是很有趣的。工人们把饭盒子放在会议桌上，坐下来，油污的粗壮的手往桌上一摆便谈起问题来了。今天讨论的是台车车间三位工友的集体创作的剧本《解放前后》。这个剧本早已写好，演出过，到新华广播电台广播过。但是作者们感到剧太简单了，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便请“鲁艺”的同志来厂帮他们提高一步。于是他们在“鲁艺”的同志的指导下，一连熬了三四个夜，才改好了的，并已在厂内试演了一次，感动过好多工友的。

“大嫂子的脸色化装得太红了，不象个饿病的人”。有人首先发言了。

“收电费的比甲长还凶，不合理。”

“解放后，老刘被选为车间主任，他应该先给工友去拜年，不应等着工友来拜年。”

大伙正说着，有人提起机械车间工友宋金瑞对这个剧有意见。小组长一听即便挂电话邀请宋金瑞来参加。走得气呼呼的宋金瑞赶到，便接着发言。他认为解放后的两场劲儿还不够，还不能叫人看了立刻感到工人未来的社会是个更美丽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国家。说到解放前的两场，他也提出意见说：

“头两场真不错，苦透了心；可惜就是没有把那一点表示出来。就是说：日本人统治了十四

年，光复了，工友们盼祖国，后来盼来个国民党，也很坏，把咱饿透了，把咱坑透了。不是吗？应该由剧中人把这个意思表现出来，等人家更恨国民党。”

剧本执笔者祁醒非虚心地频说：“是，是。”扮老刘的李恩（剧作者之一）连连点头。这一来，发言的人更热烈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不仅在生产上象老虎那么勇猛，即在学习文化上，他们也依然那么热情。在另一种场合里，这些勇猛的人却又那么害臊，害臊得象乡下的大姑娘一样。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我对金毓春说：

“金毓春，你的那首诗《北平号》写的很好。已经在东北日报四版上发表了，你看见么？”

他一时说不上话来，给煤烟和机油涂污了的正直的脸俯低不是，抬高也不是。为难了半天，才笨拙地说：

“我，我，不会写。——”

再没有比工人更爱荣耀的人。但也再没有比工人更懂得用刻苦，埋头去获取荣耀，利用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韧力去保持他的荣耀了。

高景水制电焊条成功受报上表扬之后，继续研究，不久便又发明用电焊代替瓦斯割铁板。金毓春受了称赞，在一星期之内投了三篇稿。都写

得那么好。

《解放前后》讨论到天黑，才算做了一个结束。我离开了会议室，深深吸了一口带炭酸味的空气。我突然感到对这浓浊的气息很有感情，犹如在屯子里时呼吸到浓厚的牲口的粪草味一样。北面动力车间的两支特别高耸的烟囱，在黄昏最后的薄暗里，显着它的雄姿。宽敞结实的厂房，一排挨一排地往西伸展开去，一直伸展到黑色的天幕底下。

黄昏后的工厂是很寂寞的，日间的马达声，机械运转声和熙攘的人影，不晓得消失到哪儿去了。如果不是文艺小组十几个人打这儿出来，笑笑闹闹的，那就会寂寞得更可怕了。突然，我发现南边最远的一所厂房透出了通红的火光。

“那是不是失火？”我用稳重的声调问。

“不，那是锻冶车间。呸，你忘了吗？明天星期日全厂职工为‘二七’死难先烈献工一天支援前线嘛。锻冶车间将就不用灭炉子，打铁趁热，提前在今夜里献工。那是洪炉的火光。不是失火。”一位工友解释说。

听工友说到“二七”献工，打铁趁热，又看见黑夜里洪炉的鲜艳的红光，我联想起“国际歌”来。这个场面，更帮助我理解“国际歌”的气魄！

胡乱吃了一点晚饭，回到住室，我便闭起眼睛回溯今天所做的事和所接触到的形象。我陷入了沉思中。

“草明同志，我有一个意见。”

我睁开眼睛看时，潘恩学已经笔直地站在我跟前了。他两手并拢着提了一个空饭盒子，油污的大衣穿的很齐整，领上的扣子也扣上了。在明亮的电灯光下他那纯美的脸上十分严肃，而且有点紧张。我赶忙让他坐。他坐下了，把饭盒放在脚旁，还是直着腰子坐得正正的。他原是文艺小组的，但今天因赶一件重要的活，没有参加讨论。

“这么黑你还没回家么，活赶完了么？有什么事情？说吧。”

“我可不可以写小说？我写小说行不行？”

“自然可以。你可以写小说。”

他被我的安详态度和肯定的回答鼓舞得欢喜起来，稚气地笑了。整齐雪白的牙齿在黝黑的脸面中更显得洁白。他的紧张消失了；可是我还被他刚才那种紧张严肃的姿态惊讶着。他安静地往下说道：

“我要把我的经历写成小说。我的身世太奇怪了。我写它，要写的厚厚的，分开两个重点来写。”

“对的，应该有重点。过去你写过么？”

“没——有”，他拖长嗓子说。“在国民党时代，还能写什么东西么？打从解放，才三个来月，你全知道我，就写过两首歌。”

“你听我说，我现姓潘，但是我原来不姓潘。我出生三个月后，家里大概穷的够呛。我们全家都上北大荒活命去。可是，人倒起霉来都来一块堆了。还没到北大荒，路过盖平时，我妈便死在路上了。大概我饿哭了，我父亲抱着我也大哭起来。一个马车店的老板，他有两个老婆，可是没有儿子，他们想把我留下，可是，打开破布一瞅，嫌我埋汰，掉头走进屋里，把大门关上了。”他说到这里，低下了头，望望自己身上穿得齐齐整整的大衣，愤愤不平地苦笑了一下，仿佛说：“我哪一块都挺干净，不埋汰。”

“后来一个种地的就从我父亲的怀里把我抱回家啦。他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他算是个贫农吧。……我一直不知道，便在潘家长大起来了。我的奶奶爱我爱的要命。十冬腊月里，炕上没垫的，只铺上了一点干草，奶奶的屁股也磨破了；我夜里还要她侍候我，给我凉水喝，把我尿尿。我那时候太小啦，现在想起来，自然不对。……到了十岁我上学的时候，同学都笑我是买来的。我回家闹了起来，闹的天翻地覆，我奶奶才害怕

的了不得，把这个秘密公开了，还添上一句：

‘你的生父要是喜欢你的话，不能卖你呀。’我当时对奶奶发誓说，如果碰见我那父亲，我就揍他。奶奶听了，便含着眼泪笑了。

“现在想起来，这自然不对，可惜那时候我太小啦。”他惭愧地笑了一笑。

“我的苦还多啦，十六岁我便被抓去当劳工，那味道，不是人受的，日本人把咱苦力往死里打！干下去是个死，逃跑逃不掉，也是个死；但是逃出了虎口呢，不是有希望吗？我一逃便逃到沈阳来，学了镞盘。咳，苦处多啦，当工人也是受压迫。好容易盼到光复，谁知国民党竟连豆饼也不让我们吃饱。……”

他歇了一会，用手解开了领扣，把脖子一伸，忽然扬起眉毛来，好象他刚从枷锁里挣扎出来似地。他又是孩子似地稚气地说：

“你瞅，奇怪不奇怪，现在，打从解放后我已进过两次训练班，我又是我们车间的代表，我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多啦。这该是另一个重点吧。可是，怎么写好吧？”

跟着，他又述说他在伪满当工人时，看过了三国演义和神仙的小说；后来他邻居从破仓库里偷出来好多书，给小孩子们擦屁股去了。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书上写的是“这是干啥的？”“他忽

隆地跳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从此他看上了几本新小说。沉默了一会，他又犯愁，叹了口气：

“我怎样写我的小说呢？写三国演义那样？——不好。老舍那种写法，行是行，——还有一种写法，比方说：他抬起了忧愁的面孔，或者就：他抬头看看天，叹了一口气。——这种写法行吗，草明同志？”

“这是新小说的写法。你可以用新小说的写法写。改天再详细谈谈。”

“就这么的吧，那么我试试看。”他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想说什么，没有说便提起饭盒往门口走。但是，他又马上回过身来问我道：

“听说人家写小说要用什么原稿纸写的，原稿纸是什么样的？”我打开抽屉把原稿纸拿出来给他看，并答应送给他一些原稿纸，他愉快地道了别，回去了。

他走了，房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心里却不能宁静。我被兴奋和感动充满了！

他们都是未来的工人文学家，他们有那么丰富的动人的生活内容，他们有生动的语言，同时他们有那么高贵与蓬勃的创作热情。他们已开始认识文艺活动对他们生活的重要！

自从到了工厂以后，我有过好多次这样的激

动：工人热烈而高贵的情感，向上的蓬勃朝气，
蜜也似的纯朴温厚的友谊，使我无法控制我的感
动和喜悦。象这样的时候，我失去了任何欲望。
我只希望永远和他们一块儿战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于皇姑屯铁路工厂